

不堪人事日蕭條

(本文插圖刊第74頁)

——追懷郭驥先生

●易勁秋(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同門之誼交往情深

抗戰期間我在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肄業的時候，謝然之先生是學校的主任秘書。後來我擔任青年軍二〇三師政治部第二科科长，謝先生兼任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政治部第二處處長，我們都主管文宣康樂業務，經常有聯繫，所以彼此相當熟悉。民國三十八年秋天，我來到臺灣，曾經拜候過當時擔任新生報社社長的謝先生。三十九年三月開始，我服務於國防部。他邀我吃過兩次飯，其中一次同席客人有郭驥(外川)、徐鼐(健青)、劉真(白如)、王民(嘯生)、吳錫澤、李煥(錫俊)、王昇(化行)、潘振球、楚崧秋、羅才榮、蔣廉儒等各位先生，郭、徐、劉、王(嘯生)四位先生和我是初次見面，可是很談得來，彼此都有點相見恨晚之感。從那時起，這十幾位朋友時有齟齬。徐健青先生由經濟部次長轉任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執行長，(執行長這一銜名，以前似乎還沒有看見過，徐先生可能是任執行長的第一人，然尚待考。)不時邀約我們到石門工地參觀吃飯，有一兩次

還在那裏住宿一夜。交往一久，彼此相互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尤其郭先生和我都出身中央大學，雖然他比我早好幾屆畢業，事實上並未共視，但總覺得多一層同門之誼。

「西瓜大王」平易近人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執政黨總裁蔣公介石調我到中央黨部任職，當時郭先生、謝先生也在中央黨部服務。每星期我們都要列席中央常會，和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及主管會談各一次，見面的機會增加了很多。共事的時間長了，我發覺郭先生是一位忠黨愛國、負責盡職、平易謙和、熱忱周到的長者。他的公文多，會議多，訪客多，應酬多，可是他能够肆應曲當。親友同志們的紅白喜事，他一概禮到人也到。邀請他吃飯，他更是一定要到。

他出發的時間本來就比一般人為晚，加以同一午間或晚間須要參加兩三處宴會，常常走到第二或第三處宴會場所，恰好服務小姐端一大盤西瓜上桌。那年頭筵席上最常用的水果，便是西瓜

。臺北西門有一家賣西瓜的店舖，所賣的西瓜皮薄汁多又脆又甜，店名叫西瓜大王。因為郭先生參加宴會到達的時候，經常碰到上西瓜，一般友好，就戲稱他為「西瓜大王」，他也不以為忤。

我一向不好運動，也沒有時間運動。宋達、王永樹、王昇三位將軍曾經多次勸我打高爾夫，我總是答以沒有時間。王昇將軍說：「你一旦去打了，自然就會有時間。」宋達將軍更熱心，他主動商請臺北球場(當時位於南機場)球師田志飛，指導我打練習球，可是我一直沒有到臺北球場去過。他又利用我們指南營區大維館前面的空地做了一個練習果嶺和一個簡易的高爾夫練習場，他帶我去看，並且示範給我。我才託一位美軍顧問從他們的合作社代購一副球桿，準備開始練習，終以公務鞅掌而擱下。及至轉任黨務工作，仍然案牘勞形，無暇打高爾夫。

球場運動風雨無阻

民國五十八年暮春，有一天接到一封信邀請於星期日上午七時到林口高爾夫球場打球，(可惜記不起邀請人是那一位了。)到了星期天，我

一早就帶著球桿前往，心想姑且去看看再說。來到球場俱樂部，會著同被邀請的客人王永慶、王永樹、謝然之、郭外川、楚萩秋等先生伉儷，其中會打球的人被安排編組依次下場，我和王永慶先生都是第一次來到高爾夫球場，都不會打球，只好跟著他們走了九個洞。

由於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花木扶疏，芳草鮮美，使人身體精神甚感爽快。王先生和我又去打練習球，打完回到俱樂部樓上吃午飯。王先生問我：「你覺得打高爾夫怎麼樣？」我說：「太好了。可惜我們沒有早開始。」王說：「現在開始也還不遲。你如果有興趣，我們從明天早晨起，每天打一場。」我說：「很好。但到林口太遠了一點。」王永慶夫人說：「平時就近在南機場打，星期天才到林口或淡水。」我說：「好。一言為定，從明天早晨開始到南機場打球。」郭外川先生自告奮勇說：「我也加入。」第二天早晨四點半鐘左右，王氏伉儷、郭先生和我都到了南機場。天還很黑，好在我們每人備有一支手電筒，擊球時桿弟用電筒照著球，等到球一飛出去，桿弟立即把電筒追蹤照射，看得見大概的去向，找球並不太困難，加以前面沒有人打球，一路通行無阻，走到第九洞的梯台，東方才開始發白。附近駐有一個部隊，正好吹起床號。

我們打完九個洞，又到練習場打幾盒練習球，離開球場的時間大約是六點多鐘。回家洗過澡吃完早餐，去到辦公室才八點鐘左右。郭先生有時缺席，王先生王夫人和我除了颯風來襲，球場關閉，不得已才停止打球之外，其餘的日子即使

下雨，寒流過境，大年初一，都照常打球。星期日我們就到臺北郊區的幾個球場去打，王永慶先生也參加。（王永慶先生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清晨到淡水高爾夫球場打十八個洞。）有一年八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們在新淡水高爾夫球場打了四十五個洞。新淡水球道的坡度最大，當天萬里無雲太陽直曬，氣溫是攝氏三十五、六度。雖然打球日正午，汗滴球場土，但我們並不為苦。

好友凋零不堪回首

有時我們在星期六下午去新豐高爾夫球場，打九個洞，住宿一夜，翌日清晨開始再打十八或二十七個洞，下午回臺北。王永慶先生伉儷，王永慶先生，郭先生和我，從五十八年夏天開始這樣的打球生活，直到六十三年秋天臺北市政府收回臺北球場為止，歷時五年。王永慶先生從這時起停止打球，改為晨跑和游泳。我也改為每天早晨在寓所院子內快走九十分鐘，星期日則仍與郭先生、王永慶先生等友好到淡水（後來是到長庚）球場打球。有一年冬季的一個星期日，我和倪文亞、馬樹禮、郭外川三位先生一起在林口高爾夫球場打球，從早晨一直打到下午四五點鐘，雖然冬天白晝較短，同時林口球道又較寬長，可是我們很輕鬆的打完了四十五個洞。馬先生於六十二年二月外調駐日代表，七十四年二月再度調回中央黨部任職，我特地邀約他們三位到林口臺北球場打了一次球，以資紀念。後來馬先生於七十六年八月轉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也曾邀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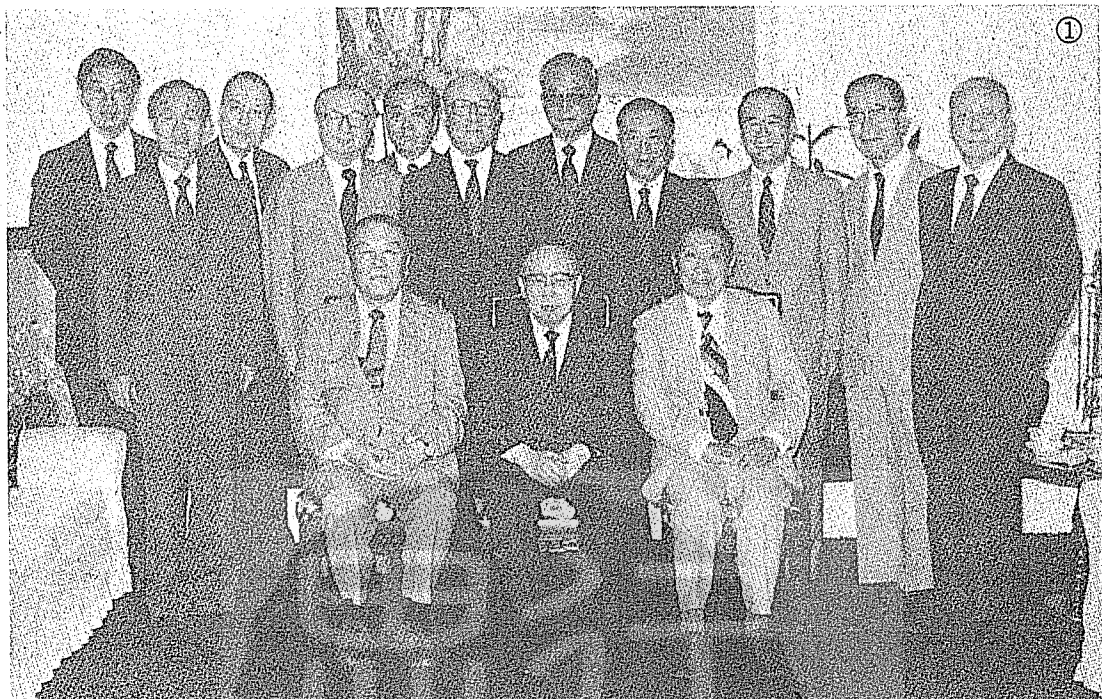
我們三人到林口高爾夫球場打過一次球。我已經十一、二年沒有去過林口球場，這次去發現球道多有改變，草比從前茂密，當年不甚高大的樹木，而今都巍然聳立了。不覺悵然興起「樹尚如此，人何以堪」之歎。

回憶二十多年前，不時聚敘的好友羅才榮、王民兩位先生；和鼓勵我打球的好友宋達、王永樹兩位將軍都已經先後謝世。幾乎每天同在一起打球達五年之久，以後也經常見面的郭先生又不幸病逝，並且轉瞬已屆週年。

我現在仍然每逢星期日驅車到郊外打球，極目四望，景物依然，可是友好日漸凋零，世事尤多變化，想起杜工部野望一詩最末兩句：「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實在不勝感慨系之。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
六五三一·五〇八四二〇
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易勁秋「追懷郭驥先生」插圖（文見75頁）

①右起：易勁秋、虞兆中、薛人仰、陳桂清、郭驥、嚴家淦、王作榮、汪道淵、
王成聖、張宗良、朱匯森、謝森中、楚崧秋。

②右二起：郭驥、莫德惠、張知本、薛岳、于斌合影。

